

灼艾集



灼艾集下

世說新語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

凶馬也

或語令賣去庾云

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它人哉魯公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之

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曰管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嗣公以漣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取鉄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乘榆之允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

季珪代帝自提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提刀人此廼英雄也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殺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管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

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布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霏雪錄

戴君伯康個儻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雷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爲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於割薦而爨鬻鞞而食

參政董公搏霄君故人也時持節調福州兵遣
由姑蘇造君袖白金一錠餉之君受而不辭遂
得以給朝晡友人有告急者君持其半與之
樊公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
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
不老淞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
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
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公矢盡竟死之
予喜五兵先生所述書室中修行灑甚有意味
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

於此云凡心閑手懶則觀灑帖以其可逐字放
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
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
則坐臥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
禪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文也心閑無
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
此又甚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閑
則思心冗手閑則卧心手俱閑則著書作字心
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南郭子

陳有繼室林者性頗忌忽前室見夢曰春奴有
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前室之
媵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而產果男林竟澆死
之未踰月四兒得左目奇疾日就臃腫下蔽其
面即莊生所謂附贅懸疣也一日前室之兄過
之林廼叩以疾狀且語之夢兄曰必兒為祟也
試發視之瘞且五閱月肌色不壞瑩然如生特
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改瘞之從浮屠灑以禳
之厥後四兒竟亦以疾潰闕於中殤南郭子曰
兒豈能為祟前室又豈能神於溟漠哉蓋聲和

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和廼至聲沴形沴而氣
沴斯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佞佛亦何
所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將靡有不沴
者矣天地之沴柁應響吞如此不亦甚可畏哉
以一忌而殺二子又焉保其他日之無他禍哉
世之忌者聆此亦可以少沮矣

有業接樹以食者謂棗可梨吾兒信之而以請
予曰妄哉失其序矣將惡乎可謂獨棗無成固
以請予曰姑試之遂忻然將事既而不出吾所
料憤其僨事也詈之予廼進而甚之曰子過矣

穹壤間理與氣焉耳。理者生物之始，氣者生物之具也。桃之與杏，其理同，其氣不異類也。續之則其實大以旨，梅之與杏，其理同，其氣少異亦類也。續之則其實差小，而枅枳之惡，橘柚之屬也可移以美。推是以往，凡可續者莫不以其類類，則理同而氣屬，屬則生意流暢，故殖不猶子兄弟之子者乎？若栗之與梨，斯固非其類矣。非其類則氣不屬，氣不屬則生意斬矣。不猶子人之子者乎？且子人之子以類則非，以氣則携，徒瀆天之常，紊人之紀而已耳。幾何而不為若

敖氏邪？鄙人以其甥莒公子為後，春秋以莒人滅鄙書之，其防微之意深矣。若以業樹者為尸子之食，債子之事而詈之，世且什百於子，可勝詈也哉。

荆谿林下偶談

陳龍川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

人也止齋云此畚得了既而果中榜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髭髯寘言咲與張丞相德遠為友靖康蜀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種蔬耘植既注皆有灑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德遠入相貽書致厚幣屬帥漕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灌圃東湖斯人非折簡可招為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漕更野服作遊客入其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翁鄉

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嘗識之否翁為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為宰相否翁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耳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乏帥漕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色變喉間隱隱有聲似怨張暴已踪跡帥漕呼輿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謁晨興候之戶閉聞無人聲扶而闖焉則書幣不啓翁已逝矣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卿夙節高

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自警編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廼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邪俸賜之餘宜

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

李文靖公沆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不以屑慮堂葺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

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
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
一季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
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
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祔不可
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
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
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
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

之笑谷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
而以弊復棄也靳者愧之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
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
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遂欲不若儉而安性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
刃曰不能自活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
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
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
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

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也傳戲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遂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不寧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跛踏再三日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

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狄武襄公爲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勸去鬢鬚間字則曰青雖賤不敢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或云狄青爲

樞密使爲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比之郭崇韜哭于儀之墓青所得多矣一日仁宗面諭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

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橫渠先生言嘗欲爲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爲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

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其去廼非之豈古人分
謗之意一坐大慚爲公書

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營討
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
不測之城非大將軍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
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
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
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
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廼青之
過人處也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
詩自娛客至無賚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
人或爲具召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
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
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
明支體尤堅強嗚呼向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
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樂邪景仁所得
殊多矣元祐初嘗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
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
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

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
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
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灑造化爲心造化
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壑澤置虎於山
林今公廼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
憚之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
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
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

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
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省國用國用有
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於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
其議遂寢

趙槩與歐陽脩同在史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
重厚寡言脩意輕之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
文廼除天章閣待制會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
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怒獄
急羣臣無敢言槩廼上書言脩以文學爲近臣
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汗穢臣與脩踪跡

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正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
無復毫髮疑問始琦爲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
祁公不樂久而相信每事問曰諫議者來未諫
議曾着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
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爲是賢於
人遠矣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銷鑄者百餘
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
以術陰釣出之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害人於

死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大稱公曰君子也
韓魏公勤吏職簿書文檄察檢研核莫不躬親
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
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
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
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
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公租不足即繼以公
帑量其小大成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
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害

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
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
不必繩以灋也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
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韓琦
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
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
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
罷議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

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何
如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
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
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
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
者毀之耳况前日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
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
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
焉是後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
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

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
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
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
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
言是也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有事關密院事礙詔格寇
萊公持以聞上上以責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
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堂吏
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寇公大慙翌
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中書只

個倒用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
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
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
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真西山先生嘗過東山楊伯子見案上有近時
人詩文一篇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
楊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
得數句詩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
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楊佩服其言再三謝之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五

保而簡其濃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
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賢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
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者公曰使者欲籍兵立
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的欲得妖人爾公
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
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
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
也廼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
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張忠定公有清鑑善不取人物凡所薦辟皆方

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
舉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
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
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
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
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
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
價踊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

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
於是諸州米商輻奏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
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爲
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
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
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
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
錢塘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

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命富痛以繩之境內卒
以無擾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
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按醫
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憐然病兒服藥云
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
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
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
便即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
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

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
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

譚子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
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
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
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已何博之謂
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鵂之雙鴟鵂以其蓄
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取

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鱗有
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鬣衆鳥不賓君有奇智
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疲善鬪者終於敗有數
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
詐者所理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
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
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伴伴
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
慼慼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

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爾何憂何
害

教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
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
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憎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
大恩無象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
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
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
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尹子惟

道是譽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緯取之
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
至於盜賊盜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
刑戮欺罔非民愛而哀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願
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
免且饗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覲
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覲會象者食牛不足覲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
有所自庶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

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

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為天下之牧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壘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續觀感錄

石演芬事李懷光為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和為逆演芬使客郃成義赴行在密言懷光有異志成義走告懷光捕之罵曰爾為我子柰何欲破

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
公以我爲心腹今公乃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
耶我胡人無異志惟知事一人耳死固吾分復
何說哉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
泉州謁親表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歸
至漳州入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
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爲商於
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
昨晚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

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
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
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
人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積一旦
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吾是以還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
同膺鄉薦一舉得第至官西京留臺後五十年
間子耻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曾孫侍郎嘗錄
其事鐫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爲心居
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

已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
事兄彥雲惟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無所不至
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籍不過五年
而兄之資產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
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
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
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
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投之
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

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彥霄意甚勤懇遂
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
人敬服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
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十年矣會曇以子孝學
妖術事敗曇夫婦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
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達獨旦夕守臺
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貶恩州別駕諸
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
之防者遇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乎

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累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於曇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慙

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去而避之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拯救也耶

東坡記齊人劉廷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夫納幣廷式及第其女已病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言欲勸納其幼女廷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諧老陳無已談叢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取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

是也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
琶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
誓與虜偕死以報國一日鄴方與琶八並馬而
行琦持二大甕登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
殺此兩賊不幸甕中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兵
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欲碎爾腦以愧
降虜者耳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
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降虜尚得為人邪琶
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尸灌油

以也其祭文數語真
罵死宋畏避士大夫
一切

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琶八追及高宗
故以焚尸緩其程耳會稽帥傅崧卿請為立廟
祭之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
稱虜為賊其能為宋伏節死難者乃一衛士狙
擊虜酋嫚罵降帥至死猶不絕口嗚呼偉哉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
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
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
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
廼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且勞賤事何倒行而

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
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
苧躬紡績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
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
物也自吾積此故意不樂果疾作今宜悉以謝
醫則吾無事矣平居管節止於銀衣止於紬絹
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旣人之子以哺吾子是
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
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
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

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
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
可師可灑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玄敬詩話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
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
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
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
說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
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

法苑珠林卷之

事見輟耕錄

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強留也。

宋王烈婦清風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行頭詩者甚衆。楊廉夫詩云。界馬馱馱百里程。清烽後夜血書成。祇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夢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相侔矣。又昔有人作詩以非烈婦者。詩云。齒指題詩似可哀。斑斑剝剝上青苔。當時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見正同。

其人竟以無嗣子謂詩賢忠厚王婦之事烈如此可謂難矣。而二詩皆有貶訕所謂於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遺哉。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子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

五比庚申人、三彭奏
可雖上帝之德不
能遍為德也

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思。觀是數詩。則淵明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為有是物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

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言近道。蓋得孔子丘之禱久矣之意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土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人。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鷄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

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予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韻語陽秋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輿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款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

人應賦屢屐歌。可謂畫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條廁淪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泊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予聞無瑕者。可以攻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因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

邪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
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孟郊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刀傷再下
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
曰江隄伴我泣海月投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
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鷓鴣鳴瑤草不得春失意
投劉侍御云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
眼別至音非耳通歎命云顯詩怨還怨問易蒙
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登
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

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
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於屢泣
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哦
詩誇咏非能自持者其不遠大宜哉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
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
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
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
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
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

陵老憶管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
之貧勝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乃知貧者
固士之常也。

聽雨紀談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
母曰。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
也。陶侃作魚吏。以蚶鮓餉母。母反書責侃曰。汝
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
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為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
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

母者。可以為灑也。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
慈陽城郗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辨
之以操為匹夫。所固納虛誕之詞。信眩惑之說。
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
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何以甘無味之味。聽
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辨道。
未為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
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草木子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為三。

智襄子為美室。王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窗者。有一士人見之而踴四句於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

諺云：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寤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為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

艾子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麤之服哭甚哀
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
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
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
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
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養生類纂

云芟七籤曰譙國華陀善養生弟子廣陵吳普
彭城樊阿授術於陀陀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

動但不富極耳人身常搖動則穀氣消血脉流
通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

耄智餘書云遺妄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
求真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修道積功大
率如此

本草衍義總叙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
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
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為之病矣極
力勞形譟暴氣逆當風縱酒滄嗜辛醎肝為之
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飢

脾爲之病矣呼叫過常辯爭倍吞冒犯寒暄恣
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
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
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
弗思而自取之也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
臂指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
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
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

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
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
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

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
名六害一曰薄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
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
則養生之遺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又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奕則臟腑上
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
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

焦枯多好則智氣濇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刀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

又曰心內澄則真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鬼神歡行一惡則鬼神喜鬼神欲人生鬼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神形安靜疾病不生矣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為益迺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

其易亦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

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既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遺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而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顛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

欲窮涼。露卧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著生論曰。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為精。精反為氣。精者連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若精散則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之氣。化為血。血復為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

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若血衰則髮變
血敗則腦空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一元
交氣氣化爲津津復爲氣氣運於生生託於氣
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則生氣乏則死四曰
衆氣衆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
氣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
循環則身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
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
屬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
五末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填

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脉喘息之氣
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身神以腐
五臟

三餘贅筆

記禮者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淮南子云猩猩
知往而不知來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毛氍毹色鮮
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
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
而得焉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在山
谷數百爲羣里人設酒路側又織草爲履更相

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屨，則知為餌。已
又知設者祖先姓字，遂斥罵其人，且相戒曰：毋
墮奴輩計中。舍爾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
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逮
醉，因取履着之，顛連頓仆，乃為人所擒。予謂猩
猩獸也，曾何足道人為萬物之靈，迺有黷貨好
色貪爵戀祿迷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
乎。

九沙山人萬表曰：是集者山人灼艾時所集也。
山人廢書久矣，乃以灼艾休暇，以成詩說，今有

會於心者，輒手錄之，不覺成帙，遂名之灼艾集。
云辛卯歲夏五月上浣，寓金陵謹識。

灼文集下終

